



《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在毛泽东诗词中几乎找不到“美”字，但它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壮阔，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和深邃的思想启迪，不容置疑是一座艺术美的宝库。毛泽东诗词继承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以美铸诗、以诗证史，蕴含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趣味，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

尽善尽美 美善相乐

相传舜帝南巡至湘江流域，见山川秀美，欣然奏乐，“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考“韶”字形，为“音、召”凤凰之意，韶山因此得名。《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乐有“中华第一乐章”之美誉，与中国古人尤其是儒家的一种重要审美标准，即“美善相乐”休戚与共。美而不善非谓真美，善而不美亦为缺憾，“美善相乐”构成了中国文艺的内在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相乐”是儒家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美学的主要特征。历代美学家、文学家、评论家在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问题上，多数都主张美与善相统一，都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美学思想对“善”的推崇，具体到诗词创作领域，便形成了“诗言志”这一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命题。生于斯而又熟谙传统文化精髓的毛泽东，自然也受到这一美学观念的深刻熏陶和影响。

“美善相乐”体现为“以美储善、善中孕美”。毛泽东从来不为写诗而写诗，其审美趣味具有把理想因素与现



□ 汪建新

毛泽东诗词与审美文化

实因素相互渗透的创作倾向。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诗言志”的传统，娴熟地运用古典诗词这一文学形式，抒发着一代伟人明睿、高昂、奋进、自由、崇高的博大情怀。毛泽东忧思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正如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云：“有第一等胸襟，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之歌、正义之歌、刚强之歌、快乐之歌、英雄之歌、胜利之歌，具有向上向善的巨大张力，蕴涵着鼓舞人、激励人、感染人、塑造人的审美价值和教育功能。

和谐共处 天人合一

宋代张载首先提出“天人合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久远的一个核心理念。“天人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人与自然和谐互通。《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中庸》：“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强调涵养“浩然

之气”“塞于天地之间”；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以人情看物态、以物态度人情的审美思维，是中国古人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精神家园，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主导精神。寄情山水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最高形式，山水和谐之境是中国古典艺术意境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诗词大多属于反映革命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抒情言志之作，但其情志的表达是通过自然意象的传神写照来实现的。毛泽东具有天人合一的浓郁情结，他在心物交融的丰富体验中，把花草林木、风雷雨雪、山岭峰峦、江河湖海、春夏秋冬等描绘得出神入化、仪态万千。天人合一是毛泽东的哲学观念与审美情趣，也是他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面对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长夜难明赤县天”“绿水青山枉自多”，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重塑天人关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在“天问”中质疑社会不公与黑暗。“欲与天公试比

高”，他誓与不可一世的“天公”分庭抗礼。“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革命要从根本上扭转乾坤。而新中国的横空出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于是“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阳刚阴柔 刚柔相济

画家徐悲鸿有一联：“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画家吴冠中也曾书“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大同小异的两个诗句，涉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两个重要范畴：阳刚与阴柔，亦称壮美与优美，西方人称之为崇高与优美。这是自然美的情态，也是艺术美的神韵。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巍巍乎而洋洋乎，是阳刚之美；韩娥唱歌，余音绕梁三日，悠悠然而袅袅然，是阴柔之美。具体到诗词尤其是宋词的艺术风格，便有了豪放与婉约的区分。明代张世文在《张刻淮海集》首先提出：“词体大约有二：一

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尔。”豪放词对应阳刚，如“大江东去”，壮阔高远；婉约词对应阴柔，恰“晓风残月”，细腻低回。阳刚阴柔，各有韵味，可以偏胜但不可以偏废，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

毛泽东诗词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纵横捭阖，豪迈雄浑，充满着阳刚之气和奔放之美。但毛泽东也深谙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所谓“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豪放而不粗疏，婉约而不柔靡。毛泽东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毛泽东气贯长虹，但他也有婉转含蓄、柔情似水、黯然泣下的浓郁情感。他的笔下既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境象阔大，也有“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妩媚可人；既有“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暴风骤雨，也有“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的和风细雨；既有“粪土当年万户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钢铁意志，也有“对此不抛眼泪也无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 李宜航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回信，强调要做好美育工作，“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我留意到，这8位写信的老教授中，有一位是闻一多先生之子闻立鹏。1965年5月12日，闻立鹏和王式廓、李化吉因不同意有关部门废除人体模特儿写生的规定，也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7月18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

那么，美育是什么呢？通俗讲就是审美培养、美感教育。有人将其定义为“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有人将其概括为“培养健康的审美观，提升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还有人将其简化为“主要通过艺术进行的对美的感知、融化、再生产”……我的理解，就是美的深植、调护、再造，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就是让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春风，就是那润物细无声的喜雨。蔡元培先生说“美育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既富哲思又具远见——说到底，美育哪里仅仅是美术教育？又何止是单纯的技法训练？它是培养人感受天地万物的能力，与美共存、相融、同体、重构、再生的能



力，是美的流传、拔擢和升华。没有美的感知，就会迷失于人生的荒野，黯然无色；丧失美的体悟，就比没有知识的文盲还可怕；缺乏美的创新，那就和一块顽石没什么两样了。

一颗有修养的心灵懂得鉴赏美，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判断一个地方的品质、品位、品级，不能只把目光盯在人均GDP、现代建筑、产业结构上，还应看看其城市底蕴如何、市民综合素养高低。有的地方，可能经济上不是排头兵，但整个城市“盖天钟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市民审美如昆山片玉、尘外孤标，宛如大家向往的“理想国”。有的地方确实在经济上“惊风飘白日”，市民却有“我们的生活品质为什么没有相应地提高”之问，就是因为审美上欠了账、落了课、拖了后腿。比如，新城区建设大同小异，没有匠心独运的规划布局；工业及生活用品以山寨为荣，极少有让人

怦然心动的设计；假“请出深闺”之名，把珍贵的历史文物“修旧如新”；把内涵丰富的美育，束狭为纯粹的技法训练……最典型的要数城市雕塑了，有些地方几乎把它演变成了“毁容”行为，“一根飘带加一个圆球”就代表“和地球一起飞”，“一个壮汉持四个钢圈儿”就表示“问苍茫大地”，“三个肥佬一起跳”就寓意“明天更美好”，等等。这种所谓的“美”，暴露的是精神的矮化、格调的变异、灵魂的失仪，应该休矣、可以休矣、必须休矣！这不该是我们这个孕育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创造出无数艺术精品的伟大国度所拥有的气象。

“文明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在他纯粹的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而不能从物质状态中发展而来”。从这个意义

由”“热泪欲零还住”“斑竹一枝千滴泪”“泪飞顿作倾盆雨”的绵绵深情。

明白晓畅 雅俗共赏

战国时代宋玉在《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下里》《巴人》是民间歌曲，《阳春》《白雪》是高雅歌曲。晋代诗人陆机《文赋》首次采用这种说法来评价文章：“石温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彼棒枯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他用《下里》比喻普通文句，用《白雪》比喻精美佳句。雅与俗本身并无褒贬色彩，不过是文艺作品在功能和风格上的某些差异。“下里巴人”中有传世精品，“阳春白雪”里亦有平庸之作。明代孙仁儒在《东郭记》中最先提出“雅俗共赏”的审美尺度：“闻得有锦驹善歌，雅俗共赏。”清代李渔也强调：“诗词未论美恶，先要使人可解。”雅俗共赏是古往今来普遍认同的审美标准，是中国人对艺术美的共同追求。

毛泽东曾经说过：“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他的诗友几乎都是文化名流或者诗词大家，他只在这个“朋友圈”里才会进行诗词唱和。但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却绝不仅仅是面向这些人的，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他一贯倡导文艺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始终致力于使中国古典诗词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贴近大众。他历来反对使用古奥僻典，绝不故作艰深晦涩，即使用典也往往都是人们颇为熟悉的，不作解释也不致产生歧义。他注重选用新鲜质朴、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甚至将日常口语直接入诗。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堪称是典雅与通俗相统一的典范，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贪心亡国

□ 乌裕尔

先说一个猴子的故事。

面对一座丰收的葡萄园，猴子垂涎欲滴。可是可是，葡萄园被栅栏围着，左试右试就是钻不进去。聪明的猴子想了一个办法，它让自己饿着，直到能钻进去。

钻进去之后，猴子就想，付出这么大代价好不容易吃到葡萄，还吃不够本儿呀！于是，它把自己肚皮吃得圆滚滚的。可是可是，问题又来了，它出不来了。没办法，猴子只能再把自己饿回到原来的样子。

猴子毕竟是猴子，贪心的危害也只能是让自己多折腾一会儿而已。人就不一样了，特别是掌握了很大权力的人如果起了贪心，那危害可就大了，绝对不是仅仅折腾自己，而是危害国家，甚至乱政亡国。贪心绝对是一种负能量，贪心越大负能量越大；而贪心的人掌握的权力越大，危害也就越大。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秦国，就产生了两个贪心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国的乱政亡国，就是由这两个本不该有贪心的人起了贪心而导致的。

第一个就是嫪毐。这嫪毐本是吕不韦献给太后赵姬当陪侍的，可他不好好干本职工作，仗着太后的宠爱，贪心越来越大，先是被封侯，私养门客上千人，接着和太后生下两个儿

子，并公然声称是秦王“假父”，最后竟发展到觊觎天下，想让自己的私生子接秦王的班。事情败露后起兵造反，和秦王对着干，结果大败后被五马分尸。嫪毐之乱对秦国政治的损害和对秦王内心的伤害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弥补的，也为秦国的覆亡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就是赵高。赵高是秦始皇的大内总管，与嬴政关系很铁，深得信任。然而，在始皇帝东游归来途中突然去世的当口，赵高却起了贪心，这个天天看惯了权力的大宦官，却要亲自尝尝权力的滋味。真是贪心一起天地暗。他恩威并施说服了犹豫不决的丞相李斯，伪造诏书，逼皇长子扶苏自杀，扶持昏庸无能的胡亥为帝。此后，他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屠杀，杀死了丞相李斯，自任丞相；杀死了秦二世，一度想登上皇帝大位。赵高，这个宦官出身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在贪心的驱使下，一步一步登上大秦帝国权力顶峰，也一步一步把大秦帝国推向覆亡的边缘。

孙皓晖先生在皇皇巨著《大秦帝国》当中，假设了许多种可能来避免赵高的沙丘之变，但是，只要有赵高在，只要赵高起了贪心，历史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陈胜吴广也好，项羽刘邦也罢，他们只是把残垣般的帝国最后推倒而已。外国毕竟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始终认为，秦国真正是亡在了两个宦官手里，他们一个是假宦官，一个是真宦官；一个乱了政，一个亡了国。他们之所以能够乱政亡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起了贪心，起了大贪心。

